

林钰树 著

职称·职称

住房
住房
住房
住房
住房
住房

倒爷
倒爷
倒爷
倒爷
倒爷
倒爷

物价
物价
物价
物价
物价
物价

职称
职称
职称
职称
职称
职称

出国
出国
出国
出国
出国
出国

热门
话题
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热门话题丛书

职 称 职 称

林玉树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沈阳

“热门话题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路 李长工 李春林 陈志强
袁闻琨 陶 铠 章一德 梁刚建

职 称 职 称

ZhiCheng ZhiCheng

林玉树 编写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7,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1/8

印数: 1—55,6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任天舒

版式设计: 李 夏

特约编辑: 易运文

责任校对: 王绍斌

封面设计: 赵多良

ISBN 7-205-00690-2/C·62

定 价: 1.05元

“热门话题丛书”出版前言

物价、工资、住房、党风、教育、知识分子待遇……这一系列在改革中产生而又关系到改革的成败，维系着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当今已无可回避地摆到人们面前，自然为人们所关注。因而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成为人们在公众场合、在私下议论的“热门话题”，就不足为怪了。

话题而成为“热门”是一件好事。它说明群众对一些社会现象敢于议论了，对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对某些腐败、丑恶现象敢于抨击了。这正是社会“透明度”的具体体现，是群众主体意识的表现，是群众参政、议政、参与改革、参与社会的热情的显示。这也是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进步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机勃勃、兴旺昌盛的标志。

“热门话题丛书”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试图选取当前社会上群众最关心的问

题，来同群众一起议论，秉笔直言，使本书能同群众的心贴在一起。所论问题，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与透视，既从宏观上反映在新旧体制交替和碰撞中的社会心态，又引导群众的观念变革，在改革的大潮中树立新观念，确定新的价值取向。读者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取舍，可以从中获得新的认识，而不致在众说纷纭中无所适从，莫衷一是。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从事报告文学和纪实专访的新闻记者。他们在平时广泛接触社会生活，接触群众，因而能迅速反映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并用敏锐的目光予以审视，且有翔实生动的材料和事例为其铺垫。作者以与读者平等的身分与读者一起摆事实，谈现象，发议论，娓娓道来，寓论理于叙事之中，相信读者能易于接受并引起共鸣。

利用图书这一形式，迅速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迅速反映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尚须读者予以鉴定。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常出常新，成为广大群众的良知益友，在改革开放中发挥舆论作用，推进改革事业的前进。

“热门话题丛书”编委会

1988年7月

内容提要

职称改革，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某些实惠，但也引起众多知识分子的烦恼，困惑，甚至失望和不满，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知识分子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的感情，街谈巷议说职称，成为热门话题。

本书从宏观上透视职称改革中的各种心态和现象，从众多的具体事例上剖析各类专业人员在职称评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他们要求进一步完善职称改革措施的要求和呼声。

本书内容丰富，事例生动，通过众多知识分子的议论，使其具有时代感、现实感和可读性，适合中小学教师、科研人员、各类专业干部以及大学生、研究生阅读。

目 录

“热门话题丛书”出版前言

第一章	职称：一个在中国知识界游荡的 幽灵.....	1
第二章	职称改革：一个老问题的新评 价.....	6
第三章	瞬间：心态和世像素描.....	20
	一些赶“末班车”的人.....	20
	一位“副教授”的苦衷.....	29
	“上访接待室”的一位常客.....	37
	“论资排辈”的闹剧.....	46
	“僧多粥少”引起的心灵倾斜.....	56
	风也不正，奈何奈何.....	65
	以“官”评职面面观.....	75
	“奴隶主义”患者的烦恼.....	82
	“唯学历”论的紧箍咒.....	89
	厂长们的困惑及其他.....	96
	《光明日报》读者的评说.....	100
第四章	对策：知识界朋友的建议和部分 领导的思考.....	111
第五章	后记：明天将更加晴朗.....	121

第一章

职称：一个在中国知识界 游荡的幽灵

近几年，职称改革在中华大地声势浩荡地进行。只要是个知识分子，就会聚精会神地盯住这两个字：职称。它就象是夜空中的星星，让知识界朋友从各个角度，各个方位，翘首远望；也象是人们的影子，无论是白天的太阳，还是夜晚的月亮，只要有光线的照射，它就会存在。职称，一个名副其实的、在中国知识界游荡的幽灵！

在家人团聚的时候，在校园内外、讲台上、下，在实验室里、计算机旁，或者在回家的班车上、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个知识分子，他们都会议论一个共同的话题：职称改革。在知识分子的心眼里和生活中，职称是赶不走也驱不散的幽灵。

职称这个幽灵，也曾给一些知识界的朋友带来欢乐和欣喜。或者因为他们的一技之长得到同

行的认可，或者因为他们长期的辛劳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肯定，或者因为他们的周围缺少竞争的对手，或者因为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所在单位分配到较多的高级职称的名额，等等。总之，他们如愿已偿地得到了日思夜想的职称。他们是一些幸运儿。

这幸运儿当然不会太多，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象他们那样走运。这后面的大多数人，因为种种已知的和未知的缘故，或者只评上他们不想得到的中级或初级职称，或者干脆就评不上。对比前面那些人，他们感到迷惘、惶惑，甚至产生一种叫人说不出滋味来的失落感。他们继续等待着，第一批评定，第二批评定……或者有尽期，或者无尽期。

等待的人很多。职称这个幽灵永远跟着他们。或者悄悄地靠近他们身边，或者轻轻地来到他们的梦中。他们等待着，心态各不一样：

有的人为了获得满意的职称，一改常态奋起工作；

有的人原来想流动到其他单位，因为一时没评上满意的职称，一改初衷，他要再等一等；

那些想出国探亲或自费留学的，因为还没有评上职称，也推迟了行期……

笔者曾经遇到这样一位外商，他说：“贵国的知识分子真怪，职称仿佛是他们的命根，非要

弄到手不可。”他从兜里掏出票夹子，晃了晃说：“国外看重的是这个。”

其实，这位外商并不了解我国的国情。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古就有“文献名邦”“礼仪之邦”的誉称，一向看重文化人。孔子弟子三千，一部《论语》，千世流芳。封建时代，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就有了仕农工商。这仕，就是做官的，而做官的，则非读书人莫属。可见，读书人是摆在第一等的。就在这第一等的读书人中，还分出等级来呢！古时选官员要考试，乡试出秀才，省试出举人，殿试才出状元、探花、榜眼。谁考得越好，做的官也就越大。难怪范进在当秀才时穷苦潦倒，连宰猪的老丈人都看不起他，一旦中了举，想着往后的好日子，就迷了心窍，疯了起来。就是疯了，别人也敬重他，连那个老丈人张屠户打了女婿一巴掌以后，还感到手疼呢！据说，这是他打了文曲星而造的孽。

笔者在这里要特别声明，罗里罗嗦写了上面一段话，并不是说现在的职称与封建时代的科举有什么联系，职称和科举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也不是说，知识界的一些朋友盼望职称，和旧时代文人盼望中举有什么共同之处，今日之盼望职称和旧时之盼望中举，内含大不相同，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

要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从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的旧时代脱胎过来的，还没有完全洗尽旧时代的痕迹。如果完全离开中国的历史来研究职称问题，那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比如说，古代人把读书看得很重，却不肯说自己在谋什么利，不是有“君子不言利”的古训吗？现在有的人宁愿要职称，主张职称与待遇不挂钩，追求的是别人对自己学术水平的承认，而不计较经济利益，这中间，难道就说有一点共同之处吗？

又比如，这“职称”二字最早产生在西欧的教会经院，教师的职称叫教授。后来，欧洲资本主义发达了，就出现了教授、副教授等等称谓。职称之传进中国，大概是十八世纪的事情。当时的中国办了一些大学，于是英制和美制的职称结构就随同科学技术的引进而引进来。这一引进，是和平的、宁静的、理所当然的，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波动。可见这一“舶来品”是很受知识界朋友的欢迎的。这难道同中国的历史状况没有半点联系吗？

一项技术，一个名称，一件事情，能在一个国家扎下根来，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土壤”。没有土壤，岂有树木花草。职称之于中国，情况亦然。这就是笔者要说古道今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对职称的更加深入地理论研究，我们权且把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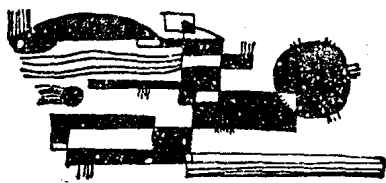
留给理论家们去做。

中国自古重文轻商，这是因为封闭型、半封闭型的社会经济造成的。现在商品经济正日益发达，但还没有能象先进国家那样。在国外，读书者众，弃文从商者亦众。据说，在那里，商人的工资收入最多，律师、医生、新闻记者次之，国家机关公务员再次之，至于教师等人，那工资也是不太高的。在中国，政府目前是采取鼓励的政策，让知识分子从事技术密集型企业，开辟第二职业，从事有偿社会服务，等等。但是对此知识界反响不一，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有积极去做的，也有推而不动的，绝大多数知识界朋友仍然希望获得满意的职称。这正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上述那位外商对中国知识界不甚了解的原因。

钱，在中国，对于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职称，对于他们来说，却如同命根。

职称，一个既令人激动又叫人伤感的幽灵，在广袤的中国大地游荡，在知识界游荡。



第二章

职称改革：一个老问题的新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界的职称评定究竟开展了几次呢？如果把“文革”以前的评定工作算做一次，那么现在进行的评定就是第三次了；如果把“文革”前的评定算做两次，那么至今已评定四次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56年我国曾经开展过专业技术职称任命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应的技术职称；

60年代初期，我国又开始着手建立职务等级工资制，按理这在知识界也可算是一次职称评定，有些单位或部门确实也这样做了，但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未能全部实行。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才又决定再次评定职称。只是原来参加第一次评定职称的人，当时最年轻的此时也已步入中年，其中不少同志已经

是两鬓斑白的老头和老太太了。大家一着急，评定的条件就被放松了，一时间出现了滥评的现象。于是，“红灯”亮起，车被刹住，评定工作只好宣告暂停。

1985年，经过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复研究和论证，“红灯”熄灭，“绿灯”高挂，决定实行职称改革，叫做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这也就是最近一次的“职称评定”。据有关方面统计，从这一年夏天起，在我国教育、科研、卫生等行业中，有18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这项工作。企业界开展职称改革比较晚，从1986年冬至今，也有700万专业技术人员已经或者正在评聘专业技术职务。

在知识界评定职称，早已有之。教育系统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科研部门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见习研究员。职称改革，在于把职称评定工作改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技术职务仍然沿袭以前的名称。对于以往未曾评过职称的行业，还同时设立了与教育、科研单位相应的职称，比如新闻单位的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相当于教授或研究员，主任编辑、主任记者相当于副教授或副研究员，编辑、记者相当于讲师或助理研究员，助理编辑、助理记者相当于助教或见习研究员。不管是沿袭职称的旧的名称，还是有了新的名称，现在评定的职称比以往的范围要宽

得多，大约有二十余个职称序列。

今天评聘的专业技术职务，与过去的职称，在内涵上有何不同呢？

过去的职称，是个称号，是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的反映；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既反映学术水平，又与岗位职责相结合。

过去的职称，不一定要与岗位相吻合；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必须根据工作的需要而设置岗位。

过去的职称，不受名额限制；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强调按照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应有的合理结构，确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限额。

过去的职称，是“一锤定言，终身享用”；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是评、聘结合，用人单位与被用人有应聘与拒聘、解聘与辞聘、续聘与不续聘等权利，聘任有任期，改变了职称的“终身制”。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职称改革是在职称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职称评定，过去就曾做过，所以职称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仍然算得上一个老问题。只是职称改革在内涵上有了充实和更新，因此在开展的过程中，势必遇到诸多新情况，出现诸多新困难。对于职称改革，人们评价不一，也是势在必然。

下面给读者介绍一份饶有趣味的报告。1987

年7月，全国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高教、科研、卫生三个系统的24个基层单位，进行“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效果评价”的抽样调查，结果是：

持肯定态度的占89%，持否定态度的占11%；

能变压力为动力的占50%，没有压力的占21%，有压力并感到是一种精神负担的占29%；

认为能保证和基本保证评审质量的占82%，认为做法不妥或不能保证评审质量的占18%。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界的朋友对职称改革持肯定态度呢？下面分事业单位里的知识分子和企业里的知识分子这两部分来分述：

事业单位里的知识界朋友，对职称改革持肯定态度的原因：

1. 一批知识界的朋友获得了合理的评聘，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得到肯定，业务水平得到承认，心情舒畅，因而激起了更大的工作热情。

过去大学里每次评职称以后，就出现一次讲台大换班，晋升到高级职称的教师，纷纷离开讲台，“让位”给未评上高级职称的教师，于是出现了“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的现象。评职称时，教师找校长、系主任，一旦评过之后，安排

任务时，校长、系主任就得求教师。

据一个学校统计：1983年上学期，全校开出254门本科生课程，正副教授只主讲48门，仅占19%。评了职称，反而没人教课，岂不怪哉。

这一次实行职称改革，搞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都有自己的岗位。你想当教授、副教授，你就得上岗位，就得讲课，不肯讲课的，就评聘不上这个职务。于是，情况大变，正、副教授踊跃上讲台，加强了教学第一线。举北京大学为例：

在实行聘任制前，全校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研究生的必修课中，只有30%由正、副教授担任，现在实行了聘任制，已有70%以上课程由正、副教授担任。不少教授、副教授说，现在评聘结合，我们的工作得到肯定，业务水平得到承认，越干越有劲头。

再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为例：1986年是该院实行聘任制后的第一年。科研人员普遍感到，每人的专业技术岗位责任比以前明确了，因而学习业务、刻苦攻关的劲头加大，这一年就完成了几百项科研任务，其中有225项科研成果得到鉴定，有一千多篇论文在各级刊物杂志上发表。

实行聘任制，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的工作成绩能不肯定吗？！